

莆

陽

文

獻

莆陽文獻卷之七

銘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見本傳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萬狀其佳象幽致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惧有若是檢身遠害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因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水朽索之馭納隍是

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惧亡繫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君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陋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山路銘

劉琨

字仲則工部尚書謫文書

自游洋山行九日抵延平之西芹萬山索結一路如線僕輩負戴穿沁躋攀未始有失既得驛路時蹶而踣者莞尔而為之銘曰

遇險則恐居夷乃肆恐故無虞肆實多陟子胡不觀

天下萬事易之則難思難則易越栖會稽吳亡可待
葵丘色矜會者四解毫釐失操霄壤成敗嗚呼戒哉
無有細大

箴

律已以廉

王邁 見本傳

惟士之廉猶女之縈荀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
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
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
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饒溺猶已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乎入室
笑語飲釀啗肥出行鞭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
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當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蒞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若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汗流洽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

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主靜箴

劉閔

見本傳

太極之體惟貞而靜其在人心是之謂性靜極而動
五氣順行其在人心是之謂情至虛至明不偏不倚
乃性之德惟靜之理率性而行毫釐不差乃情之德
惟動之和體立用行動根乎靜根得其培文達斯盛
主靜之要敬以持心不覩不聞必戒必欽塵慮不生
一疵無蔽儼然若思對越上帝事物之來必精其思
隱微之際必慎其幾無過不及斯情得正酬酢萬變
主翁常定事應既過鑑空衡平動靜循環一理運行

乾乾不息馴致聖境伊顏何人在乎自競

贊

老人星贊 應制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孤星之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見則治平主壽昌故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某年月日是星寔見臣某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弧南之虛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占書曰茲明星其瑞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 天子萬壽朝有老成民有耆耄茫茫壽域八荒一區天監在下而壽豈徒書曰介壽曰攸好德德焉而壽斯謂平格皇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匪力之求爲

國上瑞小臣作贊敢告有位

雜著

噫二篇

黃滔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離婁也無不悖其辭之
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辭
之美是何彼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
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
斯大臣也盜跖華胄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
銜珠而奚蛇龍苟醢身而匪龍噫

帝王伯

鄭厚 見本傳

東鄰嘗亡牛累糧迹之七日得之岩巖之中累累然
一羸牛耳舉家喜譟皆有德色其比鄰且慶之矣雖
屏履之弊糧糗之費筋力之疲失吾故牛之肥澤不
恤也西鄰之牧者日出而驅散之夕而估之無履糧
筋力之蠹牛濯濯然日滋矣牢而涂之闔戶而入牧
人與其家若無所有是故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
身之而人不疑五伯假之而天下賀

說

豫齋說

陳宇

俊卿從子知梧州

昔周茂叔每令學者尋顏子樂處予讀易至豫之九四每思此爻為豫主欲尋其所以豫者而未得及觀兌之大象有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始知豫之所謂朋盍簪者亦此意蓋豫卦除下一畫則為艮而九四正當艮之上篤實而有光輝宜其大有得而且勿疑也艮次兌有兌之朋友講習而後有艮之篤實光輝此四之所以為豫主也此衆爻所以必由之而後豫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一日訪阮初菴目其

齊扁曰豫始焉未悟其易初為豫之意久之乃若有
得於心蓋初則雷在地中復之時豫則雷出地奮豫
之日有所存養於中而後有所發見於外此可以見
阮君之所學也予因以前之說而質正阮曰此因朋
簪之所以盡也他爻亦可得而聞歟予曰豫卦除四
為豫主初之鳴三之盱上之真以豫為豫者也二之
介于石五之貞疾不以豫為豫者也孔子於二則曰
中正也於五則曰中未亡也不言所豫大矣哉此則
吾儕之所當講習者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中正
之道乎阮曰然乃筆其說

鬼說

周瑛

有鬼乎曰無鬼也色如削爪顰膚如植鰈鱗身如斷

菑凋首如蒙俱

孔子上見荀子

此其人死且數千年鬼貌怪

形人無見者無鬼乎曰有鬼也介而行被髮而踊豕

立而人啼執弓矢向王以射王伏歿死其事甚怪也

然則鬼有無何居曰人之生也泊乎氣耳氣聚而生

氣散而死散而未盡而崇興焉蓋氣盡而死者魂歸

于天魄歸于地矣崇何從興故臯陶傳說周公孔子

死不為怪者氣盡也氣未盡而死者魂升而沉魄降

而滯故鄭伯有趙同公子彭生周大夫杜伯死而為

怪者氣未盡也然則無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暫也
雖曰暫有終化而無君子謂之無鬼可也

震雷說

前人

成化癸巳春州民有震死者或問曰雷有形乎曰無
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闢
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得故其
勢相持如仇然於是動者欲出而為靜所制闢者欲
散而為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
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
至也遇木則木折遇石則石裂遇人與獸齧粉矣雷

何擇於木石人獸也哉遇其決耳曰雷無形而人拾得雷斧者又何與邵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殞于天而化為石雷震于地而化為斧皆石氣也雷何形哉

文昌祠說

前人

今天下郡縣學多建文昌祠祀所謂梓潼帝君者守正之士嘗撤其祠矣然未有明白著說以辯之者考天文志斗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占天者謂文昌六星乃天六府主集計天下事又司祿主賞功

進士考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說者謂即文昌第五第四星也由是觀之則所謂文昌宮者指天星而言所以祭者則隸于大宗伯也今夫文昌祠正中而坐者爲梓潼帝君帝君左右二童子曰天聾地啞相傳以爲帝君判天祿二籍職貢舉天聾口得言而耳不得聞地啞耳得聞而口不得言故其事秘密又有九十七化書謂帝君所作大都竊吾儒之緒論飾異端之邪說詞人學子不知其妄爭祀之吁亦惑之甚矣夫道莫正於孔子而人之爲學莫先於孔子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教人定

心志也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所以教人
修人事以聽天命也漢董仲舒對江都王曰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論者以舒為學得孔門
正路以其知聖賢所用心也今方建學校以講明孔
子之道將欲使學者翕然趨之顧乃祀怪誕無稽之
神而導以奔走利祿之路其可乎愚謂得全璞當毀
砮硃種芝蘭當鋤荆棘孰謂孔氏門牆而此淫祠可
無撤也

傳

林孝子傳

黃璞見本傳

林孝子攢泉州莆田縣人初舉進士不第仕塞垣後仕不擇祿為福唐縣尉翼遂迎養未果聞親有疾奔還其家行不俟食_餽而失哺及罹難疾殆至殯絕漿不濡口往往三日或五日自埏磚甃營丘壠及踰塋期獨廬墓側飛走助哀神祇薦祉故白鳥再集甘露聯降泉州申使府時貞元癸酉歲李若初廉使茲地深所嘉嘆遣從事親往視驗會天久曠乾露彩融釋攢拊膺大哭曰自盡於其親人子常道貞符之降本非

所望向者所降其福我耶其禍我耶今使車將至苟
無所驗非餘骸足顧抑將殃乎州里矣逡巡愁雲四
合異香中來觸物氤氲成甘露煥然五色謁然甘
味移時不消千木同色靈鳥素質翻翻來翔闔郡共
觀無不從驗以是悖者知敬悍者知馴既圖其狀李
公錄以上奏德宗敦勸孝道降制褒異命立雙闕於
其墓旌表門閭舉宗皆蠲征徭厚加爵餼迄今號為
闕下林家歐陽詹曾序甘露述備詳其事黃子曰天
道不遠感而遂通林生因心之感上達乎天累降祥
符坐獲旌表是謂天爵豈下萬鍾之貴遂登名此書

以聳孝道云爾

題跋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劉克莊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靖安簿
辱授印焉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
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
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
相君同館井伯文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
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
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

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公獨諄諄然
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常布而隱然任世道
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屬可不謂賢哉初餘于縣尹有
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
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
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
公書傳揚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
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前人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

天下學者尊師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
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
人芥蒂胷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劾章
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
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
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臥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
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
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前人

友人許君孟弼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

予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所善洗濯前非之日也廼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薺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可不勉哉

跋詩家道山集

鄭南吉

字升伯龍漢邑人

作詩難編詩尤難古人編詩多矣往往病於體格不備或人非本色未爬到癢處或所作體墮一偏只編得自家詩雖前輩諸賢有所未免余少讀詩惟喜呂氏麗澤臨川曾氏選唐絕句今得林君德明所編詩家道山蓋畧祖呂而詳於曾又善推原昔人命意之本造語之法摘其微妙以示學者詩之關鍵具是矣然君猶謂初學啓蒙其縱橫變化出乎規矩之外所謂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丹爐鷄犬白日羽翰亦自夫

咬新吐故鍊形導氣中求之君自著有敝帚集所謂
爬到癢處不墮一體出乎規矩者君其得之矣

跋李仲元畫晉諸賢圖

陳旅

晉人清虛宏遠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當時取人
先白望後實事司馬氏不作職此之由茂弘豐功雅
量在江左無與倫儼然不能用陳願熊遠之言以革
曠誕之弊安石有期功之服不廢絲竹士大夫習以
成俗此謂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然皆未免有
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
艾乎

跋諸益之古詩

前人

有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
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
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
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於
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之皆非其至焉者烏乎無儒
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
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
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以用
其心者追若未遑他及而此詩冲澹醞藉音節跌宕

而興致高遠乃若專心於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
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耶觀其詩想
其為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於用者耶旅學不
進而志未衰欲受教於泐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
遺墨不勝悵惘而歔歔也

跋方詩境叙長官遷莆事始 方大琮

大琮曩見鄉人凡諸姓墓誌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
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
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
知弟兄自固始携諸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

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
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
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借曰衣冠避地而來豈必一處
而必曰固始哉況永嘉距光啓五百七十餘年而來
自固始前後脗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漈先生集謂
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弟兄以固始之
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
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族
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貴固始人其實非也然
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辛巳游

宦江西有清江同姓人携寺丞叔所辨長史自固始
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益知長官因
官入閩遂家於莆猶在唐世援据明白其為祛惑信
矣敬錄于前

文安公帖跋

余謙一

右先文安公遺墨一紙於里巷學童剪截故紙中得
之雖不甚完猶得五十八字蓋宦游他鄉與母家延
陵氏所作也方承平時公之真蹟懸金莫能致况兵
火後乎冷笏舊氈誠吾家至寶此紙為家書內幅不
過候問彞恭爾然篤實忠厚藹然見於情文自其本

求之孝之所推也端方嚴重凜然見於翰墨由其內
觀之敬之所形也書法心法也心法家法也父軒先
生論公父子嘗婉之萬石君家一言以蔽之亦曰孝
謹而已烏乎後之人其勿替之哉

讀韓柳蘇黃集

林光朝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
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
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別人田地退之
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
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讀柳文

顧長卿

見本傳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蒸悒悒如
墮甑間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篋得柳文
數帙與客味誦以醕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間
未脫駢儷習間又好為浮屠代作慧語去韓迥甚予
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軋輒然柳非抑滕韓者母輕
訾讀宋清傳客曰余謂刻削多微詞非耶至李亦傳
曰甚矣又讀謫龍說曰為尚書郎例貶後懟筆也累
累讀蝟蝥傳麋_盧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謫恠妄尊而
儕人類於是蠢蠢者抑又甚矣最後讀何間傳曰嘻

君臣之際尚忍言之是不可以訓無卷喑喑切夜若

不能平者予曰是惡足為之懲念而喑喑者耶夫始

貞而終凶倏合而乍棄飽食厚貨狎非其類以是非

好惡遷其神卒歛愧死以取訾於世世或有之若子

厚之飾說寐牛世切語峻文醜詆則適足以為已之

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踵世業躡高科躋顯仕庶悍

自表襮其禮節猶未改也一旦勢利權之也於

前意不能無動伍眉切文陰詭險說鬼域之雄其

並緣以為名高者群惡少無賴男子爾頑嚚背變齡

也貪權賄重輕曾涵胡用切則不若顧乃詭笑側視

也貪權賄重輕曾涵胡用切則不若顧乃詭笑側視

以為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安

元元豈狂易病惑耶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雅盱眙

忍

漢德珍切忍乃珍切
漢德珍切忍乃珍切

盜暴萬狀以為真飽食無禍也

重離繼天陰類惡物棄隱處而子厚亦頻踣齶於越

楚之郊晚坐夢得玄都語又例徒卒曠仆不能起悲

夫子厚與時不自顧賴遂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詬

重又不自緘默顧欲以文墨語言之技戕囊隔角慙

慙

元界切
果敢也

然取勝於人至死不悟噫失身撓節貽笑

千祀文雖文無益也然則卑之為溷濁極之為荒淫

下之為市人反之為異類是皆不足以警人而適足

以為已之訾也果矣客曰唯唯是足以為戒

書鍾馗夜獵圖

楊慈 見本傳

楊子嘗與越客觀鍾馗夜獵圖于莆陽郡博傳先生之冷軒既撤卷客乃攘袂整冠翼拱而前曰鬼有之乎予曰有陽而為人陰而為鬼有陽斯有陰有人斯有鬼何謂無乎客曰吾聞人之死魂歸太清魄歸太寧化為野土如水之冰靜聽之不聞其聲熟視之不見其形其或為妖為孽騰蹠憑陵或嘯于梁或過于庭驟觸于人莫之敢撓抑何恠耶而莫之知也予曰居吾語女夫大鈞播物萬象化成生有食色死歸

窮冥固其理也然或生不得其正死不得其平精魄
未散結為陰靈是以澤有委蛇戶有雷霆黃熊為玄
絲大豕為彭生山夔一足彳亍以行傳諸載紀言足
詳聽子何疑於是馬客曰茲則然矣乃有一士天挺
之英猛鬚列戟怒目流星圓笠覆首蹇驢宵征百鬼
前驅以將以迎兵膠戈戛弓矢弮彈迴題聞之而股
栗魑魅覩之而心驚予則莫知其所以能也願為告
焉予曰斯人也重金為姓九首其名棲遲若阿垂惟
閉扃資輝螢雪刻意汗青揮毫如散霧吐辭如建瓴
是所謂終南先生者也方其時孽婦竊號唐祚以傾

群小跳踉沸如糜羹先生思圖匡復汎掃搶攘欲集
二張於藁街軼五王而獨稱李何抱藝三試弗獲一
榮觸階以沒流血賤纓憤懣之氣人殆莫之勝也夫
生有所發死有所興在帝左右一降一升秉符試劍
麾除妖精蓋能使群神而呵護是猶上將之驅強兵
也寫真繪象俱得其情子猶我惑則史氏可徵客乃
從而謝曰愚蒙重蔽醯鷄在甕微徹吾覆焉知日星
而今而後乃可言夫幽明雖然子不語怪吾嘗質諸
孔氏之經

跋麥舟圖

林環

范忠宣麥舟事古今掛人牙頰而紀傳不載論者惑焉且謂其有父兄在不稟命而行為反傷於義噫何其厚望之甚耶予曩嘗為詩以辨之其畧曰東吳仙客美城主家有三喪愁未舉睢陽東來美少年逆旅相逢泣相語世無元振空嘆嗟意氣激烈當何如麥舟五百豈足惜一旦委贈寧躊躇歸從便道獨徒步懇懇趨庭道鄉故片語相逢唯諾間千載令人長慨慕噫公盛德天下聞當朝柱石稱元勲麥舟義高非所重後來議者徒紛紜後於近代名儒集中獲覩韓明善陸子方諸賢論議如曰盡日趨庭言底事高風

不在付舟時此韓詩也若夫謂范高平清規懿德卓冠當代麥舟事不足戕則陸說也於是益信予前所辨者為允而深嘆范氏父子世德之盛也今忠宣之幾代孫某持麥舟圖卷來索予題余嘉其能心祖父之心且於是為得其實故併書或者之說與余曩日之所辨復質諸近代諸儒之所論附於圖左以白忠宣父子之心且使裔其後者知乃祖功業之偉有未可以一事求之也

題紹興戊辰登科小錄後

宋端儀

見本傳

登科錄不過錄一時榮遇故易代之後多弗傳茲錄

之傳以有大儒登名其間爾由今視之是時夷狄制
命禽獸逼人秦檜方持國柄挾虜勢以扼君父臨軒
之問專及光武抑臧宮謝西域之事大抵皆檜意也
凡一時繫銜篇端以有事貢舉如巫假余堯弼沈該
湯思退詹大方之流類多檜黨蓋至是趙忠簡張忠
獻李大發胡邦衡范太史諸賢或斥或死或鴻飛五
湖之上而宗忠簡岳武穆亦已啣冤九泉久矣霍燄
方熾和議方堅群儉滄訛衆口一談至於大對之策
今人人已無復完篇惟宋史編年畧書董德元陳孺
王佐三人皆譽檜功德深箴夫前代用兵失計必以

自治寬和為說遂遞居高選而方輿志載徐履南省
第一檜欲牢籠之期妻以女履徻徻不荅一字得附
第五甲末時嘑有殿榜若還顛倒掛徐履依前作狀
元之句原履之心蓋實恥言和之一字不欲附麗非
人而為是舉則一時端人莊士持正論之幟如履者
想必多收寘後名焉錄中如蕭燧李彥穎尤袤韓彥
直胡元質芮燁莫汲王師愈諸公多名士惟葉衡至
相亦不免遭史氏貶議若王佐始雖譽檜其後交遊
朱呂大賢為世名從橐德元乃傾心附媚躡躡政府
遺臭萬年矣然則是錄雖錄朱遇流傳至於三百載

善觀者既於此考求一代科目規制而當時用人之
非行政之失與夫榜中多士賢否咸可以槩見焉其
於政教亦或有所關繫云爾偶同年友邵侯元吉取
徽本翻刻高郵郡齋出示於余因題于後以歸之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前人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
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總統
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
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
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

壞國之所伏以爲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
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
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歆完其名伸其道以
求無忤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
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
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
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
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
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
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

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
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
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
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朝廷聞
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閭寄徒以不忍鄉郡荼
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
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
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公弟叔
弓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
心其叔弓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

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
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
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榮辭章奏若
告勅荅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
錯無倫緒予既略爲更定而并以所知者增益焉因
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
于有道云爾

題靈基經

鄭瑗

靈基經上下二卷其爲卦二體備者六十有四具二
體者四十有二具一體者十有二無體者一合之爲

百二十有五不著作者名氏相傳黃石公授張子房書又云東方生用以射覆者又云淮南八公傳之淮南王其說不一要之皆無稽之言也按其中有商山四皓之語四皓入漢而名始顯下邳老人安得反據之為故實乎又按朔傳載其射覆數事亦與此書無相涉者淮南王安特以好道術故以是書託之尤無所據及考其辭韻非先秦兩漢文字明甚大抵近代好事者欲神其術往往假托怪神皆不足信南史載江謐占得金盃玉杯之兆自謐以前不見史傳意東都末造或南北朝術數之士為之也然細研其理則

似非知易者不能作昔楊子雲作太玄其文與古幾
逼彖象而不免為儒者所詆為其僭也此書雖簡質
無華而朱張大儒反有取焉者以其雖不求似而理
致獨冥會於易也其占法頗簡於易以十二木而當
其五十策以一擲而當其十八變以百二十五體而
當其三百八十四爻其陰陽奇偶老少吉凶消長之
理猶夫易也蓋精於理數者約易而為之觀者取其
可取而闕其可疑政不必借重於前哲可也晉駕部
郎中顏幼明宋^卿中丞何承天本朝誠意伯劉伯溫
皆有註釋以愚觀之顏何之註凡近無理決非其本

書否則近世無賴詩史妄加竄入以亂之耳惟劉公之解兼用夫子贊易朱子本義之體簡切明備可謂深得其歸趣者此本愚見之廬陵王先生氏愛其使於稽疑因假歸手錄之其間舛訛尚多以無善本可訂姑仍其舊卷首有祭法祝辭尤媒褻不經因略倣朱氏易筮儀偕為更定擲卦之儀如右原本每卦別有五七言斷詩頗淺俚今皆刪去顏何註以其間有可采者姑存之觀者自當玩其象占而參以劉公之解庶不為二氏所惑云

論辯

擬辛伯諫周釐王

鄭瑗

曲沃武公既并晉使上卿載其重器以賂于周辭曰
曲沃臣稱使下臣敬布其私于王之下士昔先臣成
師分國于沃於今六十有七年奕世載德以逮于稱
晉宗寢微鬼神弗享黎民咸貳今稱祇畏天命底定
翼都撫有晉國獲守唐叔之祀願徵于文王武王以
事天子不腆敝器敢致諸下執事若天子不遐
我棄寵靈晉國辱使一介行李照臨敝邑以鎮撫其
社稷俾奔走職貢以從諸姬之後豈惟稱獨受貺其

自成師以下實嘉賴之釐王詢諸公卿皆曰仲虺之
志有之推亡固存國乃其昌是殷所以興也晉自昭
孝鄂哀不君久矣桓叔莊伯世有施于其民晉人之
無望而有沃也厥惟舊哉臣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其將由沃乎人心所嚮天實建之從人順
天不亦可乎必許晉使辛伯諫曰不可許也夫晉武
王之穆也實受大路密湏之鼓闕鞏姑洗九宗五正
以處參墟匡有戎狄與周匹休永世無戢幽王之難
文侯與鄭伯入定平王王室之不隕繫晉是賴平王
錫之鉅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命之

曰父義和女多修扞我于難也自昭侯于王之典以
旬侯建國王吏弗問晉於是乎末大而本小自是以
來曲沃日尋干戈荐賊其君又不能正失刑甚矣今
晉侯縶桓王之所建也而稱實虛之又肆其罔極顛
覆其宗國獲戾于天天實厭焉王而爵之是違天也
何謂順天凡有血氣誰無君親賊君滅親人誰與之
王而右焉是拂人也何謂從人違天不仁拂人不義
仁義不修何以在上夏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王易之是獎篡也夫國有
民社焉有兵賦焉其誰無覲心聞王獎篡將效尤焉

效而討之彼則有辭效而不討寡者衆矣昔先王之制九伐之法大司馬掌之曰敢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先王以是臨諸侯而正邦國是以萬邦震疊九夷八蠻莫敢不來王及周德下衰諸侯不享於是乎司馬弗職而寡臣獲適于誅周之不西則職此之由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王不是監周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王曰曲沃因而睦別倍地焉若之何圖之昔平桓之世虢公緡仲再以王命有討于其國無損於寇祇罷師徒今我師實燭而以臨勅敵不亦難乎乃辭辛伯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錫之鷩冕之服武公為之賦無衣君子謂周室
王於是乎不君矣君奉天罰罪者也尊臨九有將四
海是富何患無財甫刑云徽貨非寶惟府辜功吏而
粥欲猶聚罪焉王而為之何以奉天周雖東也與刑
未艾若拒其賄而聲其罪王靈既張方伯修職群后
協從夫誰敢不承之今不唯大義是昭而強弱是較
懷諫文非以淫縱其福威濟天紀矣何君之為

擬延陵季子諫吳子餘祭 前人

吳伐越刑其俘以為閭吳王餘祭暱焉延州來季子
諫曰不可先王祇慎其躬建立師保以將順其嬖匡

拂其過道之教訓傳其德誼保其身體輔弼疑丞疏附先後繩其違而糾其應啓居寢食惟正人是親刀鋸之餘各有常守故以墨守門以劓守關以髡守積以宮守內以則守圉唯啓闔糞除是司比于輿臺牧圉弗齒于卿士棄守奸政厥有常刑周書曰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啓居無不敬也發號施令無不臧也今君嗣有吳國不聞令德之建而隣國是馮驥登其倖從而嬖焉無乃不可乎夫小人何饜之有怙寵將恣恣將肆侮侮而制之祇召怨焉聞之鳳不比鴟蛟不睚螭非其匹

也君棄其尊而刑人是匹數典褻威民何則焉且越
俘吾仇也我陵其邦又殘其支夫其包藏禍心伺釁
而動久矣卒有變也若社稷何弗聽使守舟五年夏
五月王將觀舟季子復諫曰諺有之曰滄海可測人
心罔極君不戒焉禍其至矣禍不可玩諫不可拂安
不可徃怨不可通玩禍為闇拂諫為愆徃安不祥通
怨不智今茲具矣能無虞乎君必悔之又弗聽王乘
舟闢以刀弑之君子曰詩云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其
吳子之謂矣視爾夢夢我心惛惛季札有焉

鄧巨辯

林俊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
養哲每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母愛之矣弗所愛
非順也況忍之遠之已過矣況埋之耶母繼有孫之
問欺可乎告之可乎難為巨之詞矣使母痛其孫以
吾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
盾正卿不討賊書弑巨弑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厚
孝以絕父子之倫矧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胥失之矣
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
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
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丹書足信

乎曰充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邪陷巨
於惡教天下蔑倫巨始也作郭巨辯

祭文

路祭端明李尚書

林光朝

嗚呼涉世故多是謂華髮處世故多斯見其節公仕
淳熙主知自結大編兩進補史之闕先帝曰俞乃
實于列中更紹熙值天降割言者踵至公留之切歷
舉綱常幾至流血開禧弄柄風濤潰裂嘉定更化天
日昭揭雍容其間亶曰明哲如栢斯勁如玉斯潔帝
眷世臣寵之睿札召棠蔽芾荆湖閩浙惟信惟忠
龜裘誦說貞元朝士日就衰歇嗟爾老臣有疑資決
煌煌紫殿王之喉舌二十七疏期於展脫問訊泉石
曾

未逾月胡慘彼蒼一老竟奪曰福之脩曰等之達曰
名之全何愧碑碣某等同仕通德密邇名聞僅見典
刑巍然故笏送車千兩遮道執紼何以寓哀蘋馨泉
別

條李文靖丞相

前人

嗚呼世壞極矣如苴漏舟忽楫摧而舵折雖謂
驚憂寶紹之餘疽熟未裂久店忽宣元氣一髮公如
和管既力言乎戰之非端嘉以來通國吹整惴疑虛
喝聽命於夷公如著蔡又直攻乎和之害 天子察
公忠實不欺與神為謀舉國聽之公既無矜心亦無

懔色顧瞻四方戰戰慄慄痛擣浮費嚴杜倖門貂冕
袞衣所欲不存行之暮年把握稍定君倚其誠人服
其正內修百度外撫四夷徐徐條理吾國庶幾天道
好垂人事叵測大星晝隕千古一息九重震悼百僚
齎咨四海流涕知與不知綰相唐宗不滿百日司馬
當朝九月而卒撫今懷昔令人涕洟身歿名立公則
何悲所可悲者天下大勢智者復生未知攸濟上救
左右日視其家公身雖亡公心未遐精神所遊當訴
于帝亟回帝心降福斯世受恩深厚孰如我哀茫茫
九原公尚勗哉

祭方鐵菴文

王邁

壺山之陽烏石之麓鍾英孕奇方爲巨族一經堂中
有書連屋兄生其間德溫如玉方在妙年登文字錄
擢第而後無書不讀大肆於文韓膏柳馥榮進澹然
雅不欲速三十年間下僚沉伏迄于端平賢相當軸
爰帛賁園白駒出谷兄至是時始官軍轂後村與我
並班朝錄見必相規謹勿進熟母卿而圓母侯而曲
我出狂言先被竄逐兄立言坡張瞻明目冷語冰人
見者項縮誰爲虺蛇磨牙搖毒一笑而歸幅巾野服
日相過從坐必更僕整整四年紉蘭餐菊文清當朝

我官先復自分踈慵潛深伏隩兄持卿節維轡若沃
往帥羊城閱歲凡六仁政春熙風濡露沐德量汪汪
陂停淵蓄吐辭出令牖民醫俗戒戢凶殘勸相姁睦
龍戶相安左儼右弼鯨波不驚接臚連舳天雨飛霏
倉廩紅粟家家辦香旦旦以祝瞻元老堂顯允方叔
願言享此如天之福豈謂悠然去騎黃鵠比年以來
幾經換局大老元夫云胡不淑西山鶴山悅齋天目
穹車方駕誰脫其轡菊坡李杜人望所屬台鼎方調
誰折其足袁曹劉徐從班耆宿名雖長存數則何促
兄留于外方立於獨大廈將顛又壞一木視天茫茫

四方蹙蹙旱連江
荆兵拏淮蜀失此偉人謀國者孰
維天無情維民無祿幸兄有子碧梧翠竹期之異時
前燈可續我念平生情同骨肉去我傳書連紙數幅
方寄筒郵醅命之辱忽聞訃告哀淚盈掬紫綬招提
置位以哭桂酒一觴生芻一束寫此哀詞靈其洞牖

路祭西山先生文

劉克莊

烏虜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
移書千里迎鑒下至問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
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尚變晚登
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略已

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乃主謂天
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
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虜昔者之來大帶深衣
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旌素帷都人相吊
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
屬畏簡書僅至江湄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前人

嗚呼早零閭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閤四五流涕
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闕值建
督府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諱

且怒二臣實沮後諸事略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
湓浦二十餘年詳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
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豈惟公
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欣忭公先
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
直補西風吹訃老懷懷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
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
陶康竟復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往
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暇否

祭湯仲熊文

前人

烏犀卓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
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泝淵孟粗而事物妙而
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
明辯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
確訖森嚴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
之亂國風之興遺還古雅掃去哇鄭誹詆逢掖沾丐
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
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
宣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
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

馬旋渾維君屹然鐵壁萬仞寧煮折鐺肯顧墜甕九
冠一髮衆醉獨醒起牧凋壘蕭蕭雪鬢堂屏觴豆庭
絕筍榜辦香爲魯鳴鼓攻鄧無侯苦燕有僧苦硬未
嘗乏興特不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振從容叩擊宮
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膺書至肝鬲傾盡首
叙契闊末言疾疢上昇君節士聚相慶子寧一月小
休三徑彼使來論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
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昔在
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鑒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
謚局不講讀局不諫諍局不柱下杳筆誅佞局不搞

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
愍先漢廩吏有唐卓行緊士冠冕亦國龜鏡厦摧棟
榱航失纜石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
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
芻君倘來聽烏序哀哉

莆陽文獻卷之七終

莆陽文獻卷之八

書啓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見本傳

愚嘗以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與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幸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內府囊賕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剗革兇

孽天下廓清姚宋相玄宗殷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
輔弼不能嗣守我疆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
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
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
之患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跽齧立至豈惟
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
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爲右
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
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
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富

貴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
卒穷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
終不及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酸於邊上五十
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
不得其人耳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
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
棄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却戎慮乎愚所謂臂之
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
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
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

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
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庶知
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斗粟必欺於
尺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
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
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
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
暫廻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
得也相公命將必取其封錫已榮者封錫已榮彼復
何求以此戰不克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與因

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
不易知倘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
達獎拔俾爲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
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此賈生終
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
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
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岩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
但用與不用也假如晉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
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沉漢之爲漢多有異
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與王雄書

黃滔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
其辭以贄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
焉可齊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楊優喙干諫舌啼妄態
參婦德得不為罪人乎是乃掃除轂律直寫一二強
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亭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
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絳雪之與校霞異諸然其
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某今獲閣下之
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
比寧敢輒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

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飾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聞見之亦宜感動况吾曹乎則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矜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實多閤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室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駢寶貨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閤下之文為至寶奇貨充所獲豈不厚於他人哉願閣下脂韞躍繼存計貢闈高取甲乙第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

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閔
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舉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
自喜不苟與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
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
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
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
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
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

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脩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詐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辯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

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貴況敢毀之稀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稀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風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不宣

與朱編修元晦

林光朝

前此數得來書祝耕老有五夫使人去令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語當不止此耳林用中聞以館舍處之得質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查少卿元章

前人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
如太史公所謂也又返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
為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紲可以凌
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楊次山

前人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
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
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
所遺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
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入

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
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
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
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
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
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
又初讀晉書見一様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
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
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
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樣中乃

為無愧耳

上宰相書

鄭樵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年病不任道途謹再拜遣書獻于鈞座樵生為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圖書識盡先儒閫閼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己者其說有三投老入京華載書謁相府其一為樵暮齒餘齡形單影隻鉉槩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以

藏中秘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
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投納蓬山高
自隔埃塵芸草芬香永離蠹腐百代之下復何憂焉
其二為兵火之後文物蕩然共惟相公撥灰燼而收
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於地士生
此時寧不奮發樵也願討理書以圖自效使東南之
遺書已盡古今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
不畢陳于前前年伍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
伏蒙提省之辰特與嘉歎既而又蒙傳示鈞誨之勤
舉行求書之說既而又蒙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讎

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為密音而鼓馮
驩之鈇為知己而彈此棋所以甘心焉其三為修書
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未必能文能文
之人未必能脩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地
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凡賦
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脩書不同體然後為自
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魯之文而為一書每書
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
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
自成一家言始為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惟

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為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為綱以其滋蔓者釐之為目後之史家既不通馬遷作表之意是亦未知遷書之所在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為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堯舜旁通乎秦魯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馬遷之為書也當漢世挾書之律初除書籍之在天下者不過書

推之上通乎黃帝旁通乎列國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後之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脩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止安得為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為水不會於海則為泛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劇論會通之義以為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會通之法去年到家今年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

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義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而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知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紀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之分野紀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之所作字書非許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宋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

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於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則知樵校讎之業於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爲人所知未終篇之間已爲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功業難成風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訛謂擅修國

史將無所容焉

與真西山書

陳宓

某恭以春序平分東作惟時伏惟躬行古道導民以仁列邑蒙幸神明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夏承禱雨疚心失於求誨之便迨今未嘗不恨秋間拜狀後僕僕道途十月望始到官自江州德安入境旱歉在目權官不敢檢放某亟委官下縣覆視星子放七分三鰲都昌八分一鰲建昌五分九鰲通放七分以上廩無兼月之積田里嗷嗷即申省乞給助米來既後時亟於去臈具奏援文公淳熙七年例借上供折帛

錢為糴本米既不可猝得即以官券先自下下戶濟之此月初始得倉司應副米斛九千五百從省劄所報又荷憲司申省得度牒三十道漕司亦助千斛此月建昌一邑方能施行星子都昌則自臘月已先濟糴流民餓殍幸不至多中閭梗於倉使見疑今始孚信幸不至缺事但軍食白撰二萬石為緡六萬有奇申請於朝尚未報以此日夕憂懼邊事方殷總所戶部文移不絕雖八年所欠綱米朝省以下運司體究當蠲者猶且不免追督則目前之欠何時可平以此欲遣一人至家中屢作書屢輟以至於今時事宦途

如此豈不可畏今歲救荒錢米不及八年三之一不敢不覈實支散取荷譙憲於兩司及番陽兌官券萬六千緡以應目前百姓因思八年之惠得賢部使者縛心叶力民賴以生豈非一路之福今茲施行多循成式但錢粟不多未免以戶計不以口計草去偽濫湏及困窮百謫在前非所敢顧期少稱 聖天子選侯牧民之意耳何繇數數以書請教第劇尊仰乞為一世保重以慰桐城父老之心至於善政善教不復諛誦下情至扣

李丞相宗勉

方大琮

某屏居絕不聞外事自縉紳傳誦政地辯和兩疏後
又見邸狀言宮府事尤切百尺竿頭此豈著智力處
留者欲堅偏者欲進遠者欲入獨凝然其間不阿意
以為悅不買譽以為容端月二日揚庭播告超冠首
台則內之宦寺宮妾不知名者外之兒童走卒無不
知名者朝野相慶同然一辭此豈人力所能為哉上
意也天意也惟至誠無偽可以感動人主惟至公無
私可以悅服天下惟至定不惑可以鎮重國勢大承
目驗然之心上知而信之天知而佑之人皆曰今之
最難者內楮外韃也然三聖在天之靈有望焉億兆

姓生靈之命有賴焉千萬世之汗簡有光焉某謏焉
何足與斯世有無之數仰蒙大丞相先生登庸之始
以不肖為啓擬初義上猶記其狂瞽之言雖命不果
下而中外閱報皆曰昔者探主意所欲罪者今乃極
力薦進之丞相之事偉矣昔有追讎盡言者今不惟
不怒之而又生全之聖上之恩大矣某聞之為之
感泣者累日粉軀碎骨何以酬大德自伏讀麻制其
喜不在人後其賀不敢在人先惟大丞相亮其心而
赦其不敏顧猶有欲言者丁酉秋某與劉克莊潛夫
王邁實之同被劾未幾某與劉皆得祠王尤貧獨未

之得其人本為大丞相所愛不能妥帖乃其自取是亦教之之意其後一鑄又兩鑄則人或以為太過若蒙牽復而畀之廩尤見海涵春育之量劉潛夫素為大丞相所器非獨其文字今世鮮比而通古今熟典故可禪廟議而吏事尤長特文揜其才耳區區竊謂丞相宜自收而用之王友也劉親且友也非固私之也姚瑤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略盡之餘反側未定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罷歸已久未復職未得祠亦廟堂所當知某素與之踈得之公言云耳王幼學都承若使之立朝似有淮南寢謀氣象朝廷豈不

能著一骨髓之士以自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世而猶耿耿有未能忘輒復及此強貼死罪又有欲言者鄭觀文端平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收進諸賢之功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掩者其時徐直翁一二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最是一項人面獻諛語又退誦於人纔見其解政則向之誦於人者轉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除之滯速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士風則薄矣今亦有不肖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則

今之攻者可少止矣不知退傳近況何如惟大丞相
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曹侍郎幽

前人

某之愛弟涓孫坐春風中三閤月歸甯一旬問其所
得於東畎先生者道德性命之微議論出處之正文
章法度之要政理設施之序皆能領會其略舉似其
凡對牀之夕歷歷不遺如某之有得於親炙也至於
慨世道之消長念人物之離合而遠外廢放之人尤
致其拳拳豈特一方朋友聚首感歎而已涓弟出示
誨墨二百餘言莊誦竦敬始里兒之凡下者以其標

置者議之今觀公之所謂高者乃曰自強為善曰行
已有恥此則平實工夫也而高莫甚焉今世孰能之
若此論行於世則虛矯之說破而踐履之德進人才
可成而風俗厚矣因思前日鄭尉亦得寧拙毋巧之
誨且曰今之士不可不存樸拙意思尤為深切往往
後進之來謁者隨其器質皆有以箴切而點化之其
加惠學者之意甚厚矣某杜門絕不知近事有傳新
遺補初義讀者皆以為快區區獨有隱憂時艱極矣
若股肱常得重臣耳目常得吉士則大法小廉相與
汲汲扶掖猶或庶幾若更起迭仆條憂驟喜非國之

福故凡群情之一快皆元氣之一傷也二府虛實中外屬意於侍郎者無異辭蓋其心平其量寬其守正坐乎廟堂則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無恐不善者有所化而不敢為公道常明大勢常定各以其材智思慮用之於扶世運捍外侮之際而不用之於相傾軋互反覆之私則元氣固而縉紳與宗社俱受其福矣惟閣下留意

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

陳文龍

文龍為理宗太學生度宗狀元九箇月越州窮餒判八箇月撫州袁太守享朝廷祿食僅八年尚能自

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家計養子孫略
不思大主人家祭祀無所附子孫無所托彼蒼者天
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弗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
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
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若
以區區之守義為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雖
關門礫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訣勿復多言

復唆都元帥書

前人

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覽盡興亡褒拂過當

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弗去字左傳有隕無二字如此而已但謂天數如此何必固執不能嘿嘿宋三百年天下列聖相承無有失德未至天遽厭之柄國非人不幸至此譬如大家不幸破敗如何亦留破屋荒田與其子孫我

太祖造宋柴氏俱有分地閩廣數箇破郡存趙封疆豈非盛德事乎不然最爾小州把作田橫島有何不可昔微子之宋聽其自存聊攝以東置而不問惟執事圖之若弗獲命磨礪以須

蒲陽文獻卷之八終